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书报传播

1938—1945

田建平 张金凤 著

史略



抗敵報

本報創刊於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
在敵後抗戰最艱苦時期
出版至今二十餘年
始終堅持抗戰到底
為敵後同胞提供精神食糧
本報地址：河北省平山縣
電話：二二二二

晉察冀畫報

1942.7.7.

河北大学出版社

9
945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书报传播史略
1938—1945

田建平 张金凤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书报传播史略：1938~1945 / 田建平，张金凤著. —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9
ISBN 978-7-81097-815-6

I. ①晋… II. ①田… ②张… III. 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出版工作—文化史—1938~1945 IV. ①G32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68655号

责任编辑：杨显硕

梁志林

装帧设计：王占梅

责任印制：靳云飞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保定市北方胶印有限公司

开本：1 / 32 (880mm×1230mm)

字数：310千字

印张：10.375

版次：2010年9月第1版

印次：2010年9月第1次

书号：ISBN 978-7-81097-815-6

定价：28.00元

目 录

导言 仰看恒岳共峥嵘——以诗证史：论“游击出版” …	(1)
第一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出版思想	(18)
第二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报纸	(45)
第三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期刊	(74)
第四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主要书籍	(118)
第五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版权思想	(151)
第六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报刊传播效果分析	(164)
第七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出版物的发行	(183)
第八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印刷技术及其改进	(214)
余论 文旗随战鼓	
——以邓拓为例：根据地的书写、阅读经验及其他	(228)
附录	(248)
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知出版人物一览表	(248)
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知报纸目录	(251)
三、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知书籍目录	(260)
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知期刊目录	(300)
五、《晋察冀日报》抗战时期游击线路示意图	(316)
参考文献	(317)
后记	(325)



导言 仰看恒岳共峥嵘 ——以诗证史：论“游击出版”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新闻出版业，构建的文化意义是多维的、多元的：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现代民主、中国现代乡村改造与建设（乡村文化）、马列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消解与改造、政党文化、中国社会近代化、中国走向国际化等诸义兼容。其中，最有本质意义的是对乡村传统的文化“改造”。根据地新闻出版的主要历史存在价值及其本质文化意义，概乎于斯。

——作者题记

1948年6月，《晋察冀日报》终刊之时，邓拓同志深夜发稿将竟，题诗一首登于报端，以为永久之纪念。这首诗的头二句是“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末二句是“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他虽然写的是《晋察冀日报》的出版史，但是由于《晋察冀日报》的代表性，因而实际上写的也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出版史。

《晋察冀日报》在抗战时期的出版，有人将其评价为“游击办报”，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实，岂只是《晋察冀日报》一报，整个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出版业，无论是报纸，亦或是书籍与期刊，基本上都是在游击战争的状态中出版的。以是，我们完全可以把《晋察冀日报》之“游击办报”，上升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游击出版”理论。

所谓“游击出版”，就是在游击战争的状态和环境中的报纸、书籍、期刊以及其他出版物的出版行为，也就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打游击战的出版行为。“游击出版”是一种特殊的出版方式，这种出版方式是按照游



击战的战争规律进行的，出版亦即战斗，非战斗无以保障出版。游击出版是一种需要付出远远超乎正常出版资源的出版方式，一种超越物质条件限制的出版，一种以宝贵的生命做牺牲代价的出版，一种信仰、意志和精神高于一切、勇猛无畏的出版。

毛泽东是游击战争的伟大天才，是游击战争的杰出专家，也是游击战争的伟大理论家。他把游击战争上升到了战略的高度，抗战时期他写出了《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一不朽的军事名篇。

早在1930年12月25日，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江西宁都小布河滩召开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上，毛泽东亲笔为其书写了一幅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并以此联为题作了动员报告。这一对联，高度凝练地概括并诠释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的灵魂、精华、核心。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毛泽东还有一句名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游击办报”（游击出版），尤以《晋察冀日报》为其典型个案。《晋察冀日报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第二章第九节“新日报投入反‘扫荡’战——1940年的游击出报”及第三章“游击办报的高峰”（1941年初——1943年底）对之作充分详尽的描述——连家沟、马兰、滚龙沟出报，铍子尖“七进七出”，“八匹骡子办报”，玫瑰坨上出日报，深入敌后之敌后“无人区”出报等，可谓世界新闻出版史上的“奇迹”。该书后《“晋察冀日报”抗战时期游击路线示意图》及“《晋察冀日报》历年驻地示意图”，也说明了游击办报的艰苦。

肖白先生在回忆文章《忆人民新闻家邓拓》中认为，1940年11月7日《抗敌报》改版为《晋察冀日报》，邓拓“游击办报”的思想也逐步成熟起来。他对邓拓“游击办报”的思想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与概括：“邓拓的‘游击办报’思想，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形成的，它是反映在报社编辑、通

讯采访、出版印刷、电务、发行、后勤等方面的工作中的，也是反映在报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干部培养等方面的。在历年反“扫荡”经验总结的基础上，1941年秋季反“扫荡”前夕，以邓拓为首的报社社务会议通过了一个《反“扫荡”工作提纲》，这是他的“游击办报”思想首次较系统的一个简要的概括。这个提纲共分‘对本年反“扫荡”环境的认识 and 我们的总任务’、‘反“扫荡”前的布置与准备工作’、‘反“扫荡”中的行动方针’和‘反“扫荡”后各单位复员工作的规定’等四大部分。”

“在‘对本年反“扫荡”环境的认识 and 我们的总任务’中，对敌后的反‘扫荡’的形势、敌人的不可克服的弱点和 we 坚持出版报纸的有利条件，做了简要的但是深刻的分析。提纲指出：‘一、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敌人愈加孤立与危殆，冒险之心亦愈甚，但无论敌人北进或南进，“解决中国问题”是它一刻都不肯放松的，我边区的战略地位，随着形势的发展愈形重要，敌人愈加紧其“治安强化运动”，对我边区实行其分区蚕食的政策，准备更残酷更深入的“扫荡”，因此今后“扫荡”与反“扫荡”的战役战斗，将趋于频繁、反复与长期艰苦的阶段。二、但敌有不可克服之弱点，我有长期斗争的经验与 work 基础，一定要发挥我们顽强不可被战胜的力量，足够的估计今后残酷战斗环境的新的困难与新的特点，准备在最紧张的情况下坚持出报工作，配合政治军事的斗争，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从其对形势的深刻分析，和坚持日报出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说明了邓拓的“游击办报”的思想是从总的形势考虑，并对敌我双方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的“办报思想”。这种“游击办报”的思想，有时被同志们称之为“八匹骡子办报”。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实际上，“游击办报”的中心问题，就是不论敌后环境如何残酷，战斗如何频繁，物质条件如何短缺，交通运输如何困难，报社同志都必须千方百计，坚持出版，坚持把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声音传达到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去；把前方和后方各条战线的胜利消息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鼓舞边区军民的斗志和胜利信心，团结党内外同志和广大群众，抗战到底，





彻底粉碎敌人的“扫荡”和各种阴谋伎俩。”^①

“游击办报”是被凶恶敌人的残酷“扫荡”逼出来的，是根据地新闻出版反“扫荡”坚贞不屈的胜利行为。特别是在1941年秋季敌人调动七万人对边区进行所谓“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梳篦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别”的大“扫荡”中，在1943年秋季敌人为时三个多月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中，《晋察冀日报》在邓拓的亲自率领下，“一手拿枪，一手出报”，表现了“游击办报”思想的大无畏、机智与神勇的特征。

邓拓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仰者和执行者。他不仅出版报纸，而且也出版书籍和刊物。他的出版实践，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新闻出版事业的杰出代表，当然也是“游击出版”的卓越代表。这在他的诗文中有着真实的记录，有着史诗一样的艺术再现。

金肇野先生在《和邓拓在一起的日子》中对他在1938年6月初识邓拓时《抗敌报》社的工作环境有过一段描写：“这是一间坐南朝北的破旧瓦房，房顶的破碎瓦片摇摇欲坠，瓦块间隙茅草丛生。大梁头长着蘑菇，墙犄角生出绿苔。破窗旧纸已被风雨吹得破碎不堪，扯开的窗纸条儿在吱吱啸叫。靠着东墙壁安放一张两屉的长方小桌，桌面上堆积着《抗敌报》和编完待发的一叠稿件。稿件旁边散放着红笔、墨水、剪刀、浆糊……在案头的笔筒里，插着几支秃头的毛笔。”^②

勸报社诸同志（1938年12月）

笔阵开边塞，长年钩剪风。

启明星在望，抗敌气如虹。

发奋挥毛剑，奔腾起万雄。

^① 肖白：《忆人民新闻家邓拓》，载《人民新闻家邓拓》，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2005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27页。

^② 金肇野：《和邓拓在一起的日子》，载《人民新闻家邓拓》，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2005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98页。

文旗随战鼓，浩荡入关东。

此诗气贯长虹，征战之风扑扑入目，再现了当时在游击战争中从事编辑出版的雄风。

读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

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城绕指到眉端。
阵图开处无强敌，翰墨拈来尽巨观。
风雨关河方板荡，运筹帷幄忘屯艰。
苍龙可缚纓在手，且上群峰绝顶看。

此诗虽然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歌颂，但字里行间，同时也表现了邓拓同志在游击战争环境下的读书生活、编辑生涯及出版生涯。崇高的人格、必胜的信念、执着的理想、凛然的大义尽著其中，至今读来，犹然令人荡气回肠。

阜平夜意（1940年）

孤窗走笔街声沉，小院无人霜自侵。
散稿案前书未竟，狂歌门外意难禁。
风移树影驱昏睡，火逼沸壶作短吟。
军舍夜深嘶战马，明朝单骑又溪林。

此诗再现了邓拓同志在“小院”中“孤窗走笔”、“散稿案前”的工作情景。这样短暂的安定时刻，仍然奋笔著文，战斗不止。特别是末句“军舍夜深嘶战马，明朝单骑又溪林”，简直是神来之笔——如此传神地再现了他和同志们风尘仆仆，翻山越岭，马不停蹄，过溪流，穿丛林，一边打游击一边出版的历史征程。



咏战马（1940年）

龙文八尺出军槽，得汝天涯亦自豪。
莫对恒山鸣郁郁，遥怀黑水浪滔滔。
渡河越岭多重负，昂颈翻蹄远驾曹。
风雨奔驰应无憾，边区抗战有微劳。

此诗表达了邓拓同志对其爱马的真情，以马类人，通过对其爱马的赞颂，活灵活现地表现了邓拓同志出入太行，游击于平原与山地之间，“渡河越岭”，“风雨奔驰”——游击出版的历史场景。战马的征程，就是邓拓和同志们的征程，是这种征程——战争与出版——游击战争与游击出版艰苦而美好的象征。

遗憾的是，正像同志们在游击出版中牺牲了生命一样，他的这匹可爱的坐骑，也在1942年一次游击出版的战斗中不幸中弹倒下，血洒太行，为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日出版事业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邓拓夫人丁一岚女士在《滹沱河畔订心盟》中回忆道：“（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那天夜晚，我们在雨中转移，当队伍走进北营村（灵寿县境内）时与敌人遭遇，在武装班和敌人交相射击中，邓拓的坐骑被射中，后面的背伏同志也中弹牺牲了。伤痛的马在河边向前奔突几步便死去了。邓拓从马上急跳下来，指挥着队伍向村西梯田边山路上转移。”^①

游击出版是艰苦卓绝的！但是邓拓同志却能把它写成史诗，写成具有意蕴的史诗。读这些诗，让我们一下子就能联想到唐代的边塞诗，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旷气象，但是较之“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诗句，邓拓同志的诗，气格又为之一变，毫无悲伤之调，反而一扫尽之，尽开新局，篇篇展现了革命的理想主义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今日读之，笔者仍不禁动容，精神为之一振，感而奋之，几至于泣下。

^① 丁一岚：《滹沱河畔订心盟》，载《人民新闻家邓拓》，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2005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223页。



初晤（1941 年）

山村曲水夜深沉，皓月霜花落木天。
盼澈清眸溪畔影，寄将深虑阿谁边？
矜持语短长悬忆，怅昔芜堤不远延。
待得他时行篋里，新诗绮札读千篇。

这是一首情诗，在游击出版的艰苦环境中，邓拓同志的爱情之花开得如此细腻、婉转、深情、浪漫。诗的头两句再现了一个游击出版的典型场景——一幅绝美的山村画图。诗的末两句表达了“待得他时行篋里”收获“新诗绮札读千篇”的美好愿望——战争结束，革命胜利后，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的新生活。正是在艰苦的游击战争——游击出版的环境中，才使这首情诗表现得如此卓绝，如此不同凡响，如此真实，如此非一般的情诗可比。

题聂荣臻同志像（1942 年）

百战长征上太行，幽燕多难马蹄忙。
中年边寄纾筹策，谈笑兵戈翰墨场。

这首诗从讴歌聂荣臻司令员的角度，折射出了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游击出版的光辉风景。读之如马蹄声声在耳，转战之急迫如在眼前，诗中多动词，而“谈笑兵戈翰墨场”一句，乃是战争与出版的一句忠实记录。

和于力老先生（1942 年 11 月）

挺笔荷枪笑去来，巍巍恒岳岂能摧？
攻心一纸歼顽寇，更听千林动地雷。



赠边区参政会诸老，步皓青老人原韵（四首，其一）

（1943年2月）

边疆参政此先声，当见千秋大道行。

山厦轩昂开议论，诗心浩荡越长城。

骚坛今日联吟韵，新国他年笃旧情。

信是毛锥能退敌，好随战纛向黎明。

这二首诗，“挺笔荷枪笑去来”与“信是毛锥能退敌”表达的是同样的信念。“挺笔荷枪笑去来”写的是“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游击战——游击出版，不仅不以为苦，反而“笑去来”！因为他们坚信“毛锥能退敌”！“巍巍恒岳岂能摧”，写的是他们在太行山中伟大而无穷的力量——祖国山河大地的力量与人民的力量如恒岳一样！晋察冀根据地的游击战——游击出版，具有天然的屏障和周旋“舞台”——太行山——恒岳，邓拓在其诗作中以史诗之笔多处描写了“太行山——恒岳”的伟大。如“喜得赵符恒岳阿”、“五台烽火太行烟”、“莫对恒山鸣郁郁”、“北岳狼牙耸，边疆血火红”、“百战长征上太行”、“血战太行志亦酬”、“太行北峙壮玄黄”、“莫念那恒岳巍巍云里人”等。

反“扫荡”途中（1943年）

风雪山林路，悄然结队行。

兼程步马急，落日水云横。

后路歼顽寇，前林问敌情。

棘丛挥斤斧，伐木自丁丁。

此诗描写了《晋察冀日报》社在反“扫荡”战斗中，游击在风雪山林中，斩棘开路的生动情景。邓拓此诗，的确留给了我们战争与书写的“美





感”。尤其是末一句“伐木自丁丁”，又犹读《诗经》之“坎坎伐檀兮”，妙哉，能将游击战中的出版写成如此美的诗作，天下何等情操也！

忆日卜（1943 年）

记得昨宵篝火红，战歌诗思倍匆匆。

枕戈斜倚乌茅帐，假寐醒时月正中。

日卜是阜平县山中一个荒僻的小村子，这里曾是《晋察冀日报》游击出版的一个重要隐蔽点。此诗刻画了一个游击出版的典型“场面”与“细节”：昨宵写稿编稿很晚了，枪不离身，小睡在茅草屋中，警惕之心一刻也不放松，月儿正中，新的一天又到来了……全诗之诗眼，正在于一个“红”字，是可谓一字立骨，真无愧于世上一个“红”字也！

反“扫荡”归来（1943 年）

太行北峙壮玄黄，群叠奇峰上碧苍。

峦气未消操大野，兵氛才过砌新墙。

秋风处处忙收获，春雨年年乐垦荒。

自是人工天可胜，全凭铁手保家乡。

太行山（恒岳）的“群叠奇峰”培育了邓拓诗篇中的奇气、逸气、雄气。反“扫荡”的归来，他又抒发了“秋风处处忙收获，春雨年年乐垦荒”的田园情怀，既是写实，更是写田园诗情。

题马兰烈士墓（1945 年）

故乡如醉远，天末且栖迟。

沥血输邦党，遗风永梦思。

悬崖一片土，临水七人碑。

从此马兰路，千秋烈士居。

马兰村——阜平县城南庄的一个小山村，是《晋察冀日报》游击出版的长期隐蔽点。报社在1943年反击日寇的“扫荡”战中，有些同志英勇牺牲。其中在阜平县水裕沟牺牲的有胡畏、黄庆涛、弓春芳、侯春妮同志；在灵寿县北营村牺牲的有郑磊俊、安志学、曹斗斗同志等共七人，他们被安葬在阜平县马兰村。此诗之意，不言自明。

《邓拓文集》第四卷（诗文）扉页后刊有邓拓一张照片，摄于1943年春晋察冀边区。背景是高高的山峦，邓拓一手拄一根木棍，一手叉腰，满面带笑，站在一块山间巨石上，照片右部是一株鲜花盛开的桃树，枝干虬挺，长于乱石之中。这张珍贵的照片，不仅照出了邓拓及同志们“游击出版”的典型情景，同时也照出了他们艰苦而乐观豁达的高尚情怀——一幅绝妙的历史写照！此照可以题为“邓拓游击办报图”。

聂荣臻元帅在为《邓拓文集》作的序中写道：“邓拓同志对待工作和学习，非常严肃认真，且毅力很强。那时敌寇‘扫荡’频繁，无所谓前方后方，大家都在戎马生活之中。他带领报社，越风雪山林，渡深谷寒水，一面与敌人周旋，一面坚持出版。他经常骑在马背上构思，一到驻地，立即布置侦查警戒，然后动手编写文章。尽管敌军采取‘铁壁合围’，反复清剿，在整个战争时期，《晋察冀日报》社从未停刊过，这和他的勤奋也是分不开的。而且他很注意新闻宣传的时效性。重要的社论起草后，哪怕深更半夜，他也单身匹马赶到我的驻地让我过目，共同研究定稿。他还有一套传递日报的组织和办法，保证日报及时传到群众手中。”

“邓拓同志长时期住在阜平城南庄附近的马兰村，这是报社的据点。他在那里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群众很喜欢他，待他亲如家人。他后来取‘马南邨’这个笔名，也是对老根据地群众的怀念。一个知识分子同劳





动群众有这样血肉般的联系，是很可贵的。”^①

《晋察冀诗抄》中就有讴歌晋察冀出版事业的诗作。

播种（1941年）

我抱着一大堆传单，
刚从油印机里飞出来的
红的、绿的、黄的
写着鼓动诗的传单。

我满头是汗，
跑向大会场来；
大会场上
伸起森林般的手臂。

我把手一伸，
传单在人们手上飞，
好像一阵大风，
吹落满树红叶……

我散完传单，擦擦汗，
默默地坐在人群里面，
好像一个农夫播完了种，
眼前浮起波动的金色的麦海……

此诗作者徐明，1939年初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积极参加街头诗运

^① 聂荣臻：《光明正大 耿直不阿——〈邓拓诗词选〉序》，载《人民新闻家邓拓》，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2005年8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2页。

动，在《诗建设》上发表了作品。他创作的《游击队员》（1939年春）、《在太行山的雪道上前进》（1939年12月）都是直接写游击题材的诗歌。这首《播种》，生动地写出了诗人对根据地出版的“理想”。再看他的另一首诗：

马兰草（1946年5月）

马兰草，
马兰草，
紫花像蝴蝶，
绿叶长条条。

长在荒山道，
对着牛羊笑；
不供雅人瓶里插，
倒是造纸好材料。

结实的马兰草，
印成书和报，
建设人民新社会，
你也有功劳！

马兰草，
野生的草，
有用的草，
你在我眼里最美好！

徐明先生这首诗，就是写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书报出版的一首诗，从马兰草写到马兰草纸，再写到书报出版。诗人对马兰草的讴歌，就是对晋察冀出





版事业的讴歌。

诗人司马军城，曾在《晋察冀日报》作过编辑，1942年牺牲在冀东。他的《山地里的赘语》一诗深情地描写了诗人对山（太行山）的赞美^①。

山地里的赘语

平原是好的
生活在山地
而能感觉着山地的可爱
不也很幸福吗
当太阳刚出山顶的时候
山地，像揭开了盖的开锅
蒸腾着牛奶般的白雾
我们的山地呀
那拥在白棉被里的战士
恢复了昨夜的疲劳
它微笑着
它要起来

太阳上升了
白雾渐渐稀薄
山起来了
自己更加长大

这时
穿老羊皮的牧人

^① 魏巍编：《晋察冀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10月北京第1版，第432页。